

57.63

59-9

85(5)
27-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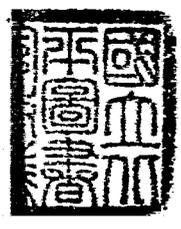
目錄



3 0528 3610 7

愛.....	4
孕.....	20
嬰兒.....	46

愛



貓兒毛一般的細雨，看來，似乎是停歇了。

白芹翹着脚尖，望馬路底兩端瞥了一眼，現出失望的神色。隨着，懶懶地打呵欠，細長的食指撇去鼻尖顫抖着的清鼻涕，在電車分站的標桿上一抹，從新躑躅起來。

他在等候電車，那載着一位有白淨的小面孔，增加嫵媚的微斜的眼，樸素，然而時髦的小姐的電車。要單是等車乘搭的話，那他早已不在這冰冷的空氣裏，縮着頸項打牙噤了。

那是一位朋友介紹給他的，外省的典型的女學生。

×

她每年只能從遙遠的家鄉，得到一筆小小的用費，然而，因為心思的細密，卻不但不顯出寒酸的樣兒，還收拾得時髦整齊，瞟眼一看，人會分不出

(4)

那裝璜，同江浙的名媛們有多大的差別。

然而，近來因了世界的不景氣，家鄉的天災，一切全變了。她不能不推口說學佼腐陋，說自修的靠得住，離棄正規的教育，自個兒住着。這樣，周身的活潑氣象是失掉了，拘在亭子間裏，照鏡子，嘆氣。或者，哭一回，又從新搽着小嘴巴搽粉；有時，甚至想起獨身主義和革命來。

回家呢，一想起，腦筋就昏亂起來，覺得傷心，彷彿同愛人離別似的。何況，黃牙齒，藍布大褂，菜油燈，不平的道路，……提到回家，就雜亂地活現在面前，被火燒了的荒山似的，腿脛兒馬上酸軟了。

爲了這，那位介紹人，那位以善觀風色出名的，裝出十拿九穩的神氣對白芹說：

『不要怕，保你成功！』

而他，白芹自己，也很相信地，大指甲劃着小酒館裏面油污的條桌，忸怩着答道：

『不過，也許，試試看。』

就他平嘗慣用的言辭說來，這『人人都免不掉』的大問題，於他是苦惱夠了。失眠，貧血症，耽誤了想幹的工作，流眼淚，喝整瓶的牛莊高粱……

他曾經對那些譏他爲『精蟲』的朋友們，『機器』們，傷心地，憤怒地辯駁道：

『夠了！請在你們革命的書上找出否定戀愛的證據罷！肯信你們真是機器！總有一天！唉，看罷！……是呀！現在有更重要的事，然而——總之，誰也免不掉的！』

×

這樣，那第一個成爲他目的物的，而且有着介紹人的擔保的漂亮生物。倘是在此刻，從他鼻端掠過一閃微笑，說不定，他會在這濕濕的馬路上狂喜得打起滾來。

他躑躅着，突然，一股刺骨的風從轉角處撲來，一撤，心裏冒火了。習慣地把左手肘曲着撐起。然而，又趕快拖下去，終於靠向近尾脊骨的地

(6)

方，指頭不自然地伸屈着。剎那間，一個不留神，噴嚏連二接三地「撲通」「去」「去」……

於是，站定，翹鼻涕，俯視着包着鼻子的手巾出神。

×

就是今天，早晨十一點三十五分，在對她作第三次進攻的途中，他乏力地想：『只要肯說話就好了！爲甚麼單點頭呢？啄木鳥變的！也許裝沈默！也好！大家沈默！』

然而，三十分鐘過後，事實卻證明他底氣餒與焦急是使他底猜度失掉了準兒，全錯了！

意外得很！她拿他像熟識朋友看待，問這樣，那樣，說，笑，沒點兒拘束。好大方！她簡直拿他像熟識朋友看待呀！

不停嘴，彷彿是給前兩次的沈默補虛似的，她嘖嘖喳喳地，把話頭從學校牽到時局，電影，未了，又滑到生活上，簡直像無休止。

他那時倒又成了啄木鳥了！只會拿腦袋的擺動

來替代回答，或是『噫』『唉』地應聲。慌張着眼
瞠她，心裏想着：

『要是我有一塊錢，哼！』

這一句含有複雜意思的話，恰像兩塊火熱的糯米團，搭在一起，緊黏着他慌燥的心靈，拔不脫！
結果，額上沁出虛汗了。

恰在這時，她瞪一瞪眼，張開嘴，做出突然記
起被忘掉了的事的神情。接着，微笑，靜靜地說：

『哦！我倒忘了，有錢麼？』

這突飛猛進的一剎那，他想起許多事，終於斷
定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。唉，總之，女子是不
輕易向人說起錢的！又不是愛人呢，哈哈！

『好的！』他底臉皮發紅，笑着，吞了一口
水，好的，『我去換。』

『五塊的？』

『唉……唉……』

『再好沒有了！橫豎……』

『不！十塊的！唉……』

『橫琴我底錢也快到了！就借十塊罷！』

『啊！那，』他比着手勢，抓搔并不發癢的腮巴，受驚地說：『這樣，唉，只有十塊。別的朋友也要，所以——唉，早不知道！』

他看出她底冷漠同掃興的眼色，不願意似地點頭，心情是更慌亂了。

好在三分鐘過後，他已經糊裏糊塗地飄到街堂口，風一噴，覺得是剛才從一個又快樂，又危險的夢裏爬出來似的，完全清醒了。

他想着，嘴角上掛着介乎快樂與可憐之間的淺笑，然而，他已不是想着『要是有一塊錢』這句話了：

『唉！要是有二三十塊錢，那……』

他想着，走着，敲遍了所有熟識朋友的門，而且，在最末一個可靠的，那掌握着他底命運的人面前立住了。

『不怕你笑，兩天沒吃飯了！』

『唉，那管十天，沒有呀！』

倒楣！都像打夥兒地，想讓那千載難逢的機會從他身邊閃過喇！然而，幸得還有最後的抓拿。

於是，在一家當舖門口躊躇着，躊躇着，終於賊也似的鑽進去了。把隻晶亮的手錶，送上那他隨便可以吻着的櫃臺。

他記起這一段愛情的犧牲，腰一挺，望着用草包了的樹枝，更感到自己是等候得太久了。接着，向一月店舖裏望去：四點過十分。

并不久！他才等了一個半鐘頭呢！何況，轟轟地，一列車快又駛到了，誰敢說裏邊沒有她在呢？

他自然毫不懷疑，望一眼快駛到站口的車子，又俯着頭看一回皮鞋尖，直檢察到領結，歪綳了，弄正。於是，紳士地挨近去，像小報販地張望每個窗眼，拏鼻尖貼在滴着水的玻璃上。然而，終於無精打彩地退轉來。

一支手把着標桿，拿皮鞋底在街邊階石底稜上磨擦，順着磨擦的節奏，心裏罵道：

『你媽的，還不來……』

這樣，他往復地默唱下去，不平的火簇卻漸漸萎縮了。由一個從他面前閃過的，圍着狐子的洋太太導來的聯想，并且身子溫暖起來。頭上，風弄着電線虎虎地響，彷彿是在說：『會來的，會來的。』

她一定會來！她怎樣不會來呢？

當他第二次，戀戀地離開她的時候，已經反手抓着把手，把門帶上了，又推開去，伸進頭，苦笑着問：

『那麼，一定等啊！』

『當然！好，謝謝！』她對他過分的細心，笑了。

那笑，那含着當然意味的語調，一注意，覺得還是一剎那前的情景似的，這怎麼不會來呢？他雖說不安，可沒有一點懷疑。總之，她會來的！

然而，雨又密密地飛着了，風，一忽緊似一忽地吹，許多聳起肩頭的行人，看來，是出於義務地在望自己都並不知道的夢裏走去，昏昏的。

他打了一個寒噤。爲要振起精神，把身子在不合式的大衣裏挺幾挺，翻上領子，退到那關閉着的店舖，貼緊背，望着濛濛的雨。

『……也是這樣的雨天，草叢，樹梢，茅屋的頂……通冒着煙……「悟都」「悟都」的竹號聲從遠處飄過來……牛「牟牟」地叫——』

爲了減輕期待的重壓，他試想着故鄉將近新年的情景，然而，一輛汽車，奔過去，發狂地叫，清楚的夢境被切斷了，從新感到煩燥。

雨，打得屋瓦發響了。順着牆邊，蹣跚後腿跑過的狗，發白的路燈，濕的街道，冷落，空洞，在孤另地期待着的人，一分鐘有一年似的長，真難耐！

緊湊的堅忍的心鬆弛了。他發氣，幾乎罵出下流話來，蹬脚，把大衣向兩脅一抄，走正步似的拐西首走去：心裏罵道：『開房間去了！』

然而，不到三四十步，脚步緩慢起來，耳邊飄着一種柔媚的道歉聲：他歎了一口氣，苦笑，自己
(12) .

勸慰自己道：『那裏有容易的事啊！』接着，許多苦盡甘來的名言與韻事堆集着，空虛的心是充實了。

『那裏有容易的事啊！』

於是，轉過身來。

一定神，他吃驚了帶跑地望車站走去。一個立在十字街心的紅頭兒子，拿帶着大的銀指環的手抹着鬍子，目不轉睛地盯着他。

晦氣！等他大跨步地跳下階簷，車快又開了。

然而，他底眼睛是沒有毛病的，那撩着腮邊的長髮，瞶着眼的不是她麼？他還相信她嘴裏是含着糖果呢！

他敏捷地抓住上下車的扶手，貓似的躍上踏脚，車門同時關閉了。

於是，他叫着，左手敲着車身；賣票的兩個指頭在下脣上一抹，嚷：沒有理會他。

同一剎那，車動彈了，月臺上的客人向他揮手，叫喊，手一鬆，他跟搶着倒退下來。

他呆呆地想道：『也許不是罷！』接着，又抱怨自己：『有鬼！也許她以為我走了呢！』

夜已經踏下來了，陰暗空洞。風似乎感到無聊，可怕而怒吼着。他縮瑟地擡肩頭，兩手插進衣袋，仍然退到原來靠着的鋪板。

然而，彷彿那灰色鋪板上長了刺似的，他又衝到街簷邊去。把領子再提上來，已經漉漉流了，他到這時才覺到。於是，很響地跺腳，用手在大衣上着力地抹擦，一邊喃喃地罵道：『有鬼！』

『先生，那兒？』

一輛黃包車，踉踉蹌蹌地，從街對面拖過來。他吃驚地盯住這位腳上裹着破布片的江北老。接着，恰像那同他一樣期待着的車夫要扼死他似的，掉開頭就走。

『有鬼！』

雨又幾乎停歇了，濛濛的，像青色的霧。風也柔和下來，已不似初冬的風了。

他走着，腦筋也不再昏了，脊梁上逐漸發熱，

於是，脚步自然地放緩。

脚步放緩，他詫異了：自己是在到她的住所那條道上走着。

『這，怎樣弄的！』

眨一眨眼，微笑，滑稽地叫道：

『唉，有趣！』

他詫異着戀愛心理的神祕，吮吸那漂渺沒測的味兒，先前的焦灼與冒鬼火，一股腦兒忘掉了。

他自然沒有掉換道兒，就讓那一根快樂的神祕的線，把自己牽去，向着原先不自覺地走着的方向，在青色的霧裏，在夢中，輕飄飄的。

在一個轉彎的地方，他停住了。躊躇着，從衣袋裏取出一枚是他全部財產的角子來，握緊；彷彿怕歹人發覺會綁他的票似的，又拿拳頭塞進褲袋；一眨眼，又拖出富裕的拳頭來，接着，他就跑向一個戴着打鳥帽，突出下巴的賣花人的面前了。

二分鐘過後，一樁爲『人人免不掉』的事業而作的買賣，是成功了。於是，眼睛瞟着左手握住

的愛情的獻禮，腦袋默記着左手在褲袋裏數着的找頭，腳上抹了油似的，一直滑過那通到愛情的路。

樓下那黑頭巾娘姨的答復使他十分滿意：她說：

『謝謝你！』

怎麼喉管上有痰糊着呢？那才好聽！說起話來會像公鴨叫呢！於是，拖下已經跨上樓梯的第一級的右脚，咳了幾聲：『咳』『咳』『咳』……

恰在這時，就在頭上，樓梯『突，突』地發響了。一個黑影子，逡巡下來，他身子一閃，不約而同地彼此把頸子伸長，面對面；同一剎那，落下女人的聲音：

『哎呀！總是慌！』

『拍，』樓口亮了：那披着新鮮的紅大氅的不是她麼？

他吃驚地理會了甚麼似的，偏着頸子，怔怔地瞪住那位同他並立着的，漂亮的夫人，擊不出一個上去呢，不上去呢的決定；可是不等他想好，她已

徑頭窺視地下樓來了。

『啊，您？』

『唉，唉……』

『早不知道！唉，對不住！』她看他唉唉地吐不出話，並且，反而頹喪地把屁股靠向對着樓口的牆壁上去了。她想笑，然而，另一位又現出不耐煩的神氣，於是，接着說：

『再見！唉，早不知道！』

說『早不知道』這幾個字的時候，她已經走出後門了；他可沒有覺到，實在也並不想，只在心裏罵着：『狗男女！我要，我要……』

等到黑頭巾從鼻尖上搵過，他這才驚覺：『唉，走了！』

娘姨嚇怕地望着他衝出去了，還聽見他在喃喃地嚷着。

『該罵他媽一頓！』『該罵他媽一頓！』他翻來復去地罵，粗重地吸氣，彷彿有一條餓狼在他後面追着似的，帶跑地走着。

跑了一陣，他才覺到手裏握着的紫白的花束，抖着，像戲臺上玩的馬鞭。一覺到，他可把來扔開了，彷彿那花咬手。

『甚麼！自己沒瓶子麼！』

他突然又轉念，把問題簡單化了，氣壯起來。於是，回轉身去。

『唏！沒帶眼睛！』一個被他碰了個滿懷的工人罵。

孕

在兼作待診室的禮拜堂裏，只騰有三四個病人，和一兩個伴送病人的親屬了。他們疎落落地散坐着，顯出疲倦的神氣。那個坐最末一排長凳端頭的青年人，不耐煩地搖了兩下腦袋，呼出一口長氣，直挺挺地往椅背上靠過去了。他是伴送自己的妻子來作妊娠的診斷的。

他的名字叫做宗子潔。大學畢業生，一個企圖靠着筆墨生存的『自由人』。他和那個濃眉大眼的女子同居已經有一年了。在這短短的時期中，他雖然十分小心地享受着一個人應該享受的甜蜜，但『該不會罷』這一念頭有時候仍然會使他發生一點小小的紛擾。而他現在，卻終于抱着不安靜的心情，在等候着命運的判決了。

那個病院裏唯一的男僕，一個細腿的老人，已經在準備午飯後的祈禱了。他默默地揩抹過講台和

鋼琴，於是一抱又抱地夾了聖經，向着每一列長凳，並不估量座位間的距離，習慣了一般地擲放着。那書一落在座板上，便發出一種短促而遲頓的響聲。當他走近最末一列座位時，那焦灼的守候者，仰了青癩的臉蛋，問道：

『可以看嗎？』

『怎麼不可以，』老頭子嚙了嘴回答着，同時遞給他一冊黑色封面的書籍。但他並不想從這當中得到一點感化和慰安似的，僅祇無聊的鑒賞了一會那本半舊的新約的表皮和書脊，便又沉思起來，隨手將書擱往長凳上面。於是吞了一口忍耐的唾液，放輕脚步，踱到一條薄暗的甬道上去了。

這是幾間診室出入必經的處所。在甬道的盡頭，在那塗了白粉的玻璃窗門外面，正躑躅着一個肥頭大耳，商人模樣的漢子，用手虛掩了嘴，做出偷聽密語的神情。這人恰是領了久不生育的妻子，來撈取子女的希望。

『真是無奇不有。』

想起商人在掛號處紅着臉說出來的怪病。宗子潔苦笑了。

從診室裏，不時有鐵器和玻璃相觸的響聲傳出來，短促而且清脆。四周圍的空氣靜寂到悶心的程度，彷彿叫過『阿們』以後那一般默禱的時間一樣。待診室裏，有誰忍不住嘆起氣來了。長凳在不安靜的身體下面發出扎扎的聲響。當他依舊踱回到自己的座位時，不多久，那個短胖的商人，傍着一個瘦癯的婦人，從甬道口出現了。

這漢子嘻開着嘴，傍着自己的婦人走，微弱了腰，兩手抄在背後。像是要靠向她身上去似的。當到了禮拜堂的出口時，他還忽地嘔起嘴唇來，而那肥黑的臉肉，也像抹過油脂一樣的了。宗子潔扭着身子，一直用了奇怪的眼光目送着他們，直到這一對得意的人向微弱的陽光中隱沒。

他想要暗笑出來。但是一種微妙的心情，卻立刻把他送進回憶裏面去了。他記起他的幼年時代；記起父母們的將護和擔心；許多已經忘記了的，關

於想望子女的可笑的迷信，也一時浮上他的心上來了。他還很準確地記得，當六歲的時候，在一回正月裏的燈節過後，他曾經被人扶坐在一匹打扮得像一個舊式新郎一般的黑馬上，給一位叔父幹過『送燈』的玩藝。這叔父老沒有子女，燈是向人家偷來的，根據傳說，這樣一做，就準會『添丁進口』了……。

『唉……』他突然地嘆氣了。

本來靠了他的進步的智識，這一點小小的糾纏，在平常，他是能夠理清牠的。而因為對於時代和責任有着近乎自負的敏感，說到生育，他還正是某種意見的同調者。『你能顧得到那一面的事呢？沒說別的，就是逃難，也會礙腳礙手呀。』他時常對了人這樣地懇談着。

但現在，他卻感到迷惘了。因為有的事情，是由不得自己一個人作主的。兩禮拜前，仗着一兩冊關於妊娠的書籍，和一位同鄉前輩的經驗，他就已經理解了妻的嘔吐，和別種徵象的原因了。於是依

着理智，他開始對她作過不止一遍的暗示，『要是真的有了，怎麼辦呢？』或者，『我就擔心你做不了事情呢』。因為當同居時，她也同樣地中言着，他們是爲了事業而結合的；雖然她早已熱心於織補襪子和烹飪。但直到他正面地，用了商量的口氣，提出自己的意見，那大眼睛女人，卻終於不再含糊，幾乎藉了全部母性的力量，反向他道『你就一輩子不要孩子麼？……』

『還有甚麼檢察的呢？』他想。

於是咬着嘴唇，惘惘然地苦笑了。

但那種軟弱無力的『萬一』的念頭，卻和決定到醫院來的時候一樣，像一點黑夜裏明滅不定的燈光，依舊在他昏暗的心情中閃耀着；使他一時間覺得自己是正在做着冒險的打賭。隨着一片篤篤的皮鞋聲，一個大眼睛女人，從甬道口出現了。

他像突然遭了一擊似地立起來了。但又立刻軟弱下去。因為在她眉目間閃射着的恰是那種用滿意和害羞改裝成的苦笑。她很穩健地走到他面前，皺

着眉頭哼道：

『怎麼辦呵。』

『也好，遲早總要養一個啦。』他潤了潤喉嚨，懶懶地回答着。

×

『怎樣，我說是罷！』

一跨進灶間，那個大着肚皮的教授夫人，便像猜準了似的，急急地笑嚷着。

於是就在灶頭邊，宗太太皺着眉毛，和那依舊握住鍋鏟的主人，雜談起生產和哺育來了。嘴裏雖然說的是麻煩和艱苦，但她們的聲調裏卻都充着母性的誇耀。那個無從插嘴的丈夫，旁觀一般地傾聽了一會，於是向鍋裏望了望，嘟囔了一句，陰縮縮地躡進客堂裏去了。

在那雜物間一般的屋子裏，那位同鄉兼前輩的教授，從杌子邊拗過身子來，拿鋼筆桿搔着耳根，擡起下巴問道：

『怎樣？』

宗子潔默默地搖了兩下腦袋，在一張藤沙發上落下去。

『不要緊，你纔一個呀。』

教授用嘆息一般的口調安慰了。這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矮漢子，亮腦頂，從前年失業以後，便靠了翻譯和寫雜文章緊攬住自己生存的權利。他已經有兩個四歲以上的孩子了，但在六月間，他又突然發見了太太生理上新起的變化。這使得教授一看見熟人，就搔着腦頂說，『真不得了。』

『我又怎樣呢？』他攤開一支手說，『還不是要活下去？』

『拿你來說，……』

『呀，你以為我很好嗎？』

老頭兒拋下他的鋼筆，又照例地發起牢騷來了。

『給你說罷，』他把椅子轉來對了客人，『這碗飯并不比白墨飯好吃。你以為做教授有上司，當作我就沒有麼？還更多些呢：書店老闆，編輯先
(26.)

生，讀者，——自然，你也可以隨着自己的意思做，也不必裝鬼臉。但是有個條件：你自己的腰包是脹的。至于說到稿費，哎呀，算了罷，……』

『我真想回去。』宗子潔忽而立起身來，說。

『回去？我也早這樣想呢。但是回去做甚麼？我們命定了祇能這樣半死不活的呀！好罷，有人說智識分子總不會餓死的。……』

『你得到家信嗎？』

『怎麼沒有得到？正等你回去湊數呢。』老頭兒忽而搔着腦頂發笑了，繼續道，『給你說，就叫我把兩個小孩送回去，我都有點不放心啦。』

『年青人生在這個時代，……』

宗子潔自語一般地嘆息了。他依舊坐向沙發上去，隨手摸過一頂小孩戴的便帽，翻弄着，做出沉思的樣子：從外表看來，他是正在苦悶着，顯着靈魂上正在進行幾種力量的鬥爭那樣的臉色。而實際上，因為已經把一切麻煩歸之於時代，而且又以爲所有的青年人都是這樣，他已漸漸對自己的命運服

帖起來了。

教授向灶間裏去了一趟，便又匆忙地走了轉來。他從台子後面取出一張鉛皮，攤向桌子上面。這其間，宗太太顯着害羞的模樣，在門口出現了。但她並不即刻走進來，一支手把着門框，在洗滌架邊呆立着。教授用報紙抹着鉛皮，一面晃着腦頂，向她說笑道：

『好罷，你嘴硬罷，往後，我看你衣服也穿不周全呢。』

『你就說得一個人那樣沒出息。』

『我給你說，你一定要少吃點東西。』教授太太濕着一雙手走進來了，一面向女客勸告着，一面從洗面架上取着毛巾。那個頂小的一個孩子，牽着她的衣角，噤噤地乾哭着，要着零食。

『你不知道，我頭一個就因為多吃了東西，……』她還自願繼續着說。

教授安置着凳子，笑說着：『養小人她又能幹呢。』

『就是他呢，儘說多吃一點好些，……』

這時候，那個大孩子，叫嚷着，像皮球一樣地滾進來了。他把書包向沙發上一扔，於是爬上一張凳子，大聲地嚷道：『拿飯來吃！』叮叮噹噹地用筷子敲起碗來了。

『你要我打你幾下，是不是？你要我……』

『那都打得呀！』

老頭兒諷刺着。同時娘姨衝進後客堂嚷道：

『太太，湯鍋子又漏起來了呢。』

『真不得了！』

於是教授開始在書架上，在幾處抽屜裏，慌慌張張地找尋着一把釘錘。根據他聰明的發明，這祇要把那湯鍋用錫燙過的地方錘幾下就行的。但他翻騰了幾處，突然生起氣來了，用食指輪流地指了兩個孩子，叱問道：

『你拿去的是不是？哼！……』

『讓我來，你不要這樣凶！』太太護短着。

『是不是？哼，……』

那小的一個，哇的一聲哭起來了。屋子裏充滿了叫嚷聲和步履聲。直到漏洞補好了，每個人嘴裏都嚼着飯食的時候，這一家人纔又恢復了原來和平的調子。那教授照例樂觀着。用輕鬆的句子談論着自己和世界，談論着自己可憐的生活。

『甚麼，還有第四種人好做呀！』

『記住，千萬不要多吃東西！』

×

宗太太就坐在床邊上，脫換着那件出門纔穿的旗袍，皮鞋，和一雙新近買來的絲襪。她顯得很忙亂的樣子，一面還用那種惋惜的聲調批評着教授家的嘈雜和沒規矩；不相信一個人有了子女，就會那樣的狼狽。

『哎呀，我也見過一些人，』她卷疊着襪子說。

那丈夫卻一聲不響地攏在床上，彷彿一個走上末路的人，跑了一整天，嘗盡了人世間的冷淡。起初，他還冷嘲着一般地傾聽着妻子的嘮叨，不多

久，便厭惡甚麼似的移動了一下頭部的位置，把臉掉向牆壁的一面，沉浸在迷亂的思索裏面去了。

『真想不到。』他想，從鼻子裏苦笑着。

『我看看都煩心，虧了他們還住得下去。』

她從床腳下拖出一口箱子，收檢着衣物。這時候，已經是初秋的薄暮了，屋子裏顯得灰暗而且空洞。在窗外底暗的天空下，正在飛散着輕霧一般的細雨，當拍着手從樓板上掙起來時，她忽而吃驚似的嚷道：

『怎麼還不起來換衣服？』

『噫——』他恍惚了一下，這纔回答說：『我想出去一轉。』

『在飛雨呢。』她彎了腰從窗門口望出去，說。

但直到洗好手，她還沒有聽到他的決定。於是負氣地向床上凝視了一會，她在靠窗的一張藤椅上坐落下去了。屋子裏立刻充滿了不安的沉寂。她默默審視着自己的手掌和指頭，反復地看，做出那種醫生診察着一種可怕的病症似的神氣。在椅子上扭

了一下身子，她突然顯出煩惱不安的模樣來了。

『我看，還是打掉牠罷，』她虎頭虎腦地說。

『您看您！』他稍微欠起身來，『好好的，怎麼又說要打呢？我是，人不舒服啦。……看你煩不煩罷：家裏沒有信，東西送出去一個多月，……』

『所以囉，自己都這樣緊，……』

她並不立刻繼續下去，看也不看他一眼地，順手取了桌子上當天的報紙來看，把臉遮住了；然後才添說道：

『你怕我很想養小人的麼！』

『那總是我想養呀……』。他苦笑着說出來。但因為立刻直覺到自己失了口，便又坐在床邊上，佯笑着繼續道：『再多一些日子，怕要進精神病院纔行呢。三個月不上，就這樣神經過敏。……』

他惘惘然地停止住了。因為他已經預感到往常吵嘴以前所有的那種冷氣。於是咬着嘴唇，忍氣吞聲地搖了兩下腦袋，他走到她面前去了，躬着身子笑說道：

『你氣了是不是？』

『還沒有養下來，就做嘴做臉的。……』

『呀，』他有點忍不住了，『我纔說過，——你還要我怎樣呢？既然商量定了，大家還這樣嚙嚙嚙地做氣，——』

她插嘴道：『我倒沒有做氣呵。』聲調已經柔和多了。

『這不是無謂的自苦麼？』他繼續說：『連黃包車夫，都還養小人呢。祇要大家好好的生活——，像這樣地自尋煩惱，就不養小人，也不會有甚麼好處的。』

因為看出她已經顯出心服的神氣，他的心裏漸漸輕鬆起來了。於是他開始反復地說明，一個小人並不僅僅是一項担負，也是一種快樂；而彼此間的隔核，倒是他們共同生活的障礙。也很明白，現在可望做到的，祇有設法掃除那些因為彼此性情不同，所發生的日常的煩惱了。

『我想，』他很坦白地說出來：『你也不會否

認我們當中的這些悶氣罷？現在纔說，有個時期，我真恨死了你呢。動不動就生氣，一點也不原諒人。自然，最近是好多了。』

他還說到生活，說到幾種謀生和敗退的步驟。『天生一人，必有一路。』這一句俗語，他甚至說了兩三次來堅定他的自信。他的聲調是熱烈的，但有時也夾雜着苦惱和勉強。而在最後，他漸漸露出願意早點結束的神氣來了。

『好，就這樣罷；我們不准誰再談起這件事了。』

『我就怕拖累你。』

『拖累我……，你不要這樣瞎想罷。』

他不贊同似的側了一側身子，走到窗子邊去，支吾一般地繼續道：

『沒有飛雨了呢。』

『還要出去麼？』

『我想出去一下呢，』他突然懇求似地說道：『我想到書店去問一問。』他顯然地扯謊着。

『飯呢？』

『等不着，你就先喫罷。』他高高興興地回答着。

×

像新纔抹過油的機器一樣，談話很圓滑地進行着。

屋子裏迷漫了煙霧，樓板上蓋着煙幕和口痰。人們就團聚在靠窗安置的兩架鐵床之間的空地上，有的坐着，有的攤在床上，也有手插在褲帶裏站住的。一共有五六個人，除了兩個來客，其餘都是住在這屋子裏的清寒的寓公。

那個在屋角的桌上寫着文章的人，一個穿着運動汗衣的矮子，他是沒有參加這談話的，這時忽的掉轉臉來，插嘴道：

『我就看他的理論半文不值！』

『總比你呀；祇知道寫無聊的文章。一個人書也不讀，還談甚麼理論，甚麼實踐！』

『我可就沒有見過把理論和實踐分開來講的！』

』有人替那分不出工夫來的寫作者抗辯着。

宗子潔笑了笑把臉掉向窗子外面去了。他覺得這些談話都很無聊而煩人。雖然和他們同住時，他也恰是這種談話的參加者。他底跑來，本是想來向他們發洩一點自己的鬱悶的，但自從和他們分住以後，因為很少見面，他們已經把他當成一個異類了。他望着迷濛的細雨，不由得遐想道：『這樣的生活！……』他的心情更加暗淡起來了。

一個恰配稱做驢大的漢子，忽而在出神的傾聽中，用脚尖踢着別人的腳子，嘴唇對着他的背脊一指，哼道：

『回去遲了，看太太罵呵。』

爭論者們一時間譁笑起來了。於是大家都立刻打趣着他，很誇張地形容着兩性生活的神祕和美妙。這使得宗子潔祇能用手臂做着不耐煩的姿式，哭笑不是地重複着說：

『是，是，我的生活多好呀！』

『不要再打趣了，說正經話罷。』

一個被叫老陳的人，同情一般地阻止了。這是一個長條子，臉上最惹眼的部分是下巴和額骨。他不久纔把女人和孩子送回家鄉去了。當人們談論着的時候，他祇是不住地吸着紙煙，好像一個看穿了世事的老人一樣。他還懶懶地加上一句，道：

『莫高興，都要過這一關的。』

『無聊，——總比你一個字不寫強！』

那個靜悄悄寫着文章的人，包卷好稿子，氣憤憤地站起來了。他從枕頭下面拖出一條西裝褲子，開始打扮起來。

但人們沒有注意到他，他們都被宗子潔的牢騷牽引住了。在他們同情的睥視下，他開始說到結婚生活的麻煩和缺點，和帶給一個青年人的阻礙。但他却隱藏着他目前所遭到的痛苦，雖然他幾次快要提到了牠。當有人提起他那太太總算是『一個有思想的女子』的時候，他甚至閉着眼睛，不住地擺起否定的手勢來了。

『空話，空話！』他搖着手掌說：『你問他看

罷！」他用手指了一下那個老是吸着紙煙的人：「在結婚以前儘管是思想過來，思想過去，一進了小家庭，就祇曉得嘮叨油鹽柴米了。說是甚麼事業，全騙人的。假使你將要幹點事麼，恐怕就是把她揩在背上，她還要橫衝豎跳呢，——唉，想不得！」

他本來所苦惱的，僅僅是生活問題，但現在麻煩着他的，倒是一些不過有時接觸他一下的大題目了。他的眼睛好像忽而打開來了，他看見了不安寧的時代，擾亂和痛苦。他訴苦着，覺得自己漸漸是一個被縛了手足的落水者了。

「豈止是坟墓！」他感到絕望了。

那著作家拍着床嘆道：「甚麼人又把我的皮鞋穿出去了！」

「你還勸我不要送回去呀。」老陳瞅着一個戴着眼鏡的人說。

這時候，那兩三個雖早先互相爭論着的人，又開始使用起自己的舌頭來了。但在他們舌尖上旋轉着的，已經不是不可捉摸的空言，而是關於實際的

潮流和浪花。回到內地的家鄉，他們是嚇怕的，謀事，他們的手桿又太短了，這一點對於時代的關心和敏感，幾乎成了他們可憐生活的支柱了。他們縱談着，好像他們自己也有着一分。那個癩大，挽了一會袖頭，拿了酒瓶子，跑下樓去了。

當享受簡陋的晚餐時，在屋外飛着的細雨，已經打得屋發響了。窗玻璃上匯集着眼淚一般的雨滴。這一下，該是那癩大矜持的時候了，因為他知道了一點時代的面貌。但他誇張着，幾乎每一句都加進了自己的幻想。

『哼，你們以為表面靜罷！』

那姓陳的和宗子潔卻祇是一聲不響地喝着老酒。他們的神情完全兩樣：前一個十分悠閒，而那藏着祕密的人，卻愈加顯出苦惱的模樣來了。那個戴眼鏡的人，忽而用筷子點着菜碗，因為他正想夾菜，一字一字地叮嚀他道：

『別的倒不說了，有不得小孩子呵……』

『你不要咒他了。』姓陳的插嘴着，隨即『滋

』地喝了一口老酒。

那個穿黃呢學生軍服的來客在長久的守候中，已經打起盹來了。這是那種隨時都得在熟人的地板上欲宿的人。長期的胃病已經奪去了他全部的精氣，宗太太哼了一聲，感到不耐煩起來了，她故意大聲地咳嗽着，帶了催促的意味唸着鐘點。

『十一點了。』

『還沒回來嗎？』

黃軍服的嘟囔着，睜朦朧地張望了一會，就又移動了一下身子，恢復了那原來的狀態；而且不多久，還似乎睡着了。他閉了眼睛，半張開口，嘴角上流着唾液。

『真像死人。』她在屋子裏躑躅起來了。

雨還在浙瀝着。空氣沉靜而且透涼。從滴搭的簷溜聲中，不時飄來一兩聲叫賣炒白菓的尾音。當宗子潔響着懶的脚步聲，推開門走進來時，她故意做着不看他，偏挺了頸頸子，低沉着聲音，責問他道：『就回來了麼？』隨即側着臉用下巴指點出黃

軍服來，

但他一聲不響，低垂了視線，隔着一張茶几，在和客人並排放着的藤椅上坐了去了，因為這種出乎意外的舉動，她賭氣地瞞了他一眼，也便幾乎快步地衝到床邊上去坐下，朝他背着身子。可是直到她憤憤然地脫掉着襪子的時候，他纔用一種苦哀的口調，一面思索着甚麼似的說道：

『我看，恐怕我們還是準備回去的好罷。』

『隨便您。』

『怎麼隨便我：我是來和你商量呢。……想一想罷，在外面混些日子，也就是這樣。又不是今天纔說起，你是知道的。——甚麼叫做事業！真看穿了。所以，……』

『隨便你呀！』

她大聲地截斷他。於是他發着冷笑，大家都沉默了。

這時黃軍服已經給吵醒了：

『呵，我倒睡着了呢。』

他自己擎杯子倒了半杯開水。

「說是又緊起來了呢。唉，我這個倒霉的病，
……」

宗子潔攤開手對了床，說：「商量，這也錯了
……。」

「我並沒有說你錯，我沒有意見。」

「好罷，那我們就走罷。我是一樣的。……回
去也行。」

黃軍服驚問道：「回去？」

「真是糊塗！」他自語般地繼續着說，並不注
意客人。『早知道，就在家裏不好？現在纔這樣…
…。好，回去！橫豎是一樣的，——我們自己原先
倒還在罵別人……。』

他一下子又忍住不說了。於是黃軍服乘機會說
道：

「許多人回去了，又來呢。在這裏，你總覺得
好像有點希望似的；若是苦。大家有甚麼意見，總
好商量的；彼此讓一兩句。……」

『我們又沒有吵嘴呀。』

『你不清楚，他是在和我賭氣的，』那女的接着說。

黃軍服感到惶惑了。他打算即刻走開去。但一想到友人家的口角，便又佯笑着停留下來了。一直到換上第三杯開水時，他纔拿住茶杯，走近窗子面前去 沉吟道：

『住了哩。』

『唉，你現在就一點也不想諒解我呀！……』

幾乎同時，宗子潔突然立起身來，受盡委曲似地嚷叫起來了。

瑩兒

孩子一生丁地我就隨時叮嚀着：

『瑩兒要讓他粗野些啊！沒嬌慣了。』

然而，對這叮嚀，妻總瞟着不相信的眼光，有時還故意做出親匿的樣子氣人。

『您看，對瑜兒您總算盡了做母親的心了！怎樣？唉！』

後來，我甚至冒冒失失地例舉那天亡了的第一個孩子警告她。這一來，妻底對孩子的擔心更不成話了，恨不得終朝啣在口裏，一刻不見，就『瑩瑩呢』『瑩瑩呢』地亂嚷，即使被絲線撞一下，也『痛麼？寶寶！』地勞叨着。

有一次，我着實看不過了；

『我看您要嬌慣壞了才安心罷！沒錢人又怎樣呢？我看，要慣死才相信！』

回答是一片沒有料到的，模糊的哭嚷。並且，

繼續了這兩三夜，說我存心咒她底寶貝，黑心肝，……從此，我也就少注意孩子的教養了。一則，每天要到學校裏拌幾點鐘的嘴，回來又要儲蓄一二日的廢話，已夠人忙了；二來呢，孩子快滿五歲了，却還像嬰兒樣，一時一刻都貼在母親底胸膛上，臉色紙一樣白，吃淡薄的牛乳都會停食，我又不肯擊出自己的主罪來，怕萬一發生甚麼差錯，心想：好罷，看您把他怎樣！說來，我是在同妻賭氣了。

唉，女人家是多難纏啊！至少，我底女人是這樣，無事的時候，總頑固地稱狠，可是，一有風吹草動，就嚇得像甚麼似的，擊不出主意來了。

日子我還清楚地記得，是五月前一個禮拜日的晚上，夜已深了，月亮像一個蒼白的，浮腫的臉在向窗內窺視，突然，妻像鬼影似地坐落在我底書桌對面，一會，怯生生地說：

『方子都用遍了！怎樣啊……』

『嗯？』

我並沒有把眼睛從書上移開，只是漠然地反

問。其實，妻說的甚麼，自己問的甚麼，是一點也不清楚，我那時正抱歉自己底記憶力，已經是被許多不必要的廢話弄壞了。

『唔？』

妻還是沒有張聲。從經驗，我嗅到某種不快意的氣味了，於是，把鼻子從模糊的字堆裏提出來，妻在幽幽地暗泣呢！

『唉，又是這一套！說好了呀！』

這一下，更是手蒙了臉，放開嗓子哭了！好在我雖說吃驚，却還沒有驚跑了自己的習慣，於是，拍着她底肩頭，唱起老調來。

『啊，啊，羞呀！——好！是我不是！對罷！啊！說呀！你看，我多難過！』

『你也曉得難過麼？』

『好，就算我是木頭！但是，甚麼呀？』

後來，總算啾啾啾把一切說明白了，還不是孩子的事！

跑進臥室一看，果然，小小的身體只賸一張皮

和一付骨骼了，眼睛垂着，是睡非睡的。

『唉！這就是你當母親的成績啊！』

或許是我們張惶的樣子太嚇人了，瑩兒也突然哭起來。

『啊，啊，寶寶，啊，啊……』

我一面安慰孩子，一面抱怨着妻。但是事情已成了這樣，你指着鼻子，我指着眼窩地互相嘮叨一陣，又有什麼意思呢？

『唉，你們的話也難說啊！——還捱麼？請醫生呀！』我終于這樣結束了沒意味的抱怨和着急。

從這夜裏那個留長指甲，說話口水亂濺的中醫起，在一星期當中，中西醫生接連換了三四個；病症，雖說說得有點恍惚，但我相信都診斷得不錯：虛弱。可是，藥却一點也不見効。

自然，這病不是短期間可以醫好，也不是靠藥瓶子，藥湯罐可以醫好的。重要的，是在能夠使他喜歡玩，喜歡跑跳，像我自己幼年在田埂上抓泥土玩那樣，總之，要從母親底奶子底下解放出來才好

啊！

『怎樣？讓他粗野些試試看，不要再婆婆媽媽的了！』

妻總算聽了我的意見，接着就買了些運動玩具給瑩。孩子的臉上，不久，果然有點血色了，這才叫人稍稍安了心。

唉，那騎在小小自動車上，踢着腳，把臉都給掙紅了的樣子，現在想起來，還活現在眼前呢！唉，那蘋果色的臉，……不要想這些了！

的確，沒到一月，孩子就好了多少，彷彿能夠看見他生色。長玩，再少癩着睡眠不足的眼皮，張着小口，拖着妻底衣角，『媽媽』，『媽』地叫着的可憐樣兒了。

『怎樣？早聽我說——』

『對！您能幹！』妻笑着回答：『只是地方太小了——呀！當心！』

地方真太小，瑩兒騎着車，不到幾步就碰牆壁，並且，空氣很壞，輕輕的煤煙斑斑地貼在流汗

的小臉上，暑假能夠搬到市外住一住，那就好了。

『我相信，孩子會發胖呢，只要接近鄉間住。』

『不是麼？搬一搬好了啊！唔？』

想起來，這又許竟是我的錯誤了。自己不先提起，或許不會搬到這使人傷心的屋子裏來罷？瑩兒也不會閉着他底小眼睛，沒理會爸爸媽媽的哭泣和嘆氣罷？因為，自從我一提起搬家的話，妻就每天『早搬好啊』『你看，儘都喚不起原呢』地同我拌嘴，要我不等到暑期就搬到市外去。後來，真地搬了，不幸的打整是家了……。

屋子是坐落在市北的盡頭，一層樓的小洋房，左右有兩三家木料廠，同一些低矮的，鏽鉛皮蓋的小屋，除了鋸木的柔和單純的調子，被空曠的田野磨輓了的遠遠的火車聲，沒有一點聲息。走出繞在門前的長長的籬壁，在初夏透明的空氣下，躺着碧綠的田地，一住定，好像孩子胖胖的臉已經輕輕地貼在我膝上了。

『你看，好多了！』

『不是麼？來！瑩瑩，跳給爸爸看！』

這樣，我們一有閒，總是把孩子的體重，顏色，飯量，玩跳的事當作談話的資料，彷彿就說幾代人那樣長的時間也不會敗味。

倘是遇見瑩兒不愛跳動，呆拖着妻叫『媽』，『媽』的時候，妻便像失掉了靈魂似地問：

『怎樣？不舒服麼？來！媽抱！』

或者，夜裏陰沉着臉，飄到書房裏來：

『唉，今天沒玩呢！……』

『病了麼？……噲？』

『不！連車都沒騎！』

于是，我總不能不跑去瞧瞧。可是，總並沒甚麼：

『不要大驚小怪地！任他好了。』

一天星期早晨，妻像剛結婚時一般地活潑，帶着一根秤，跑到書房裏來，說：

『看！重了半斤多！——會像你個大胖子樣！』

『尖嘴！來，瑩！爹量量看！』

妻也替我大聲地叫，空氣都被快樂的聲音震響了。可是，我們重了八兩的孩子並沒有跟着叫躍進來，也沒應聲。

妻惶惑了。灶屋裏的江北娘姨忽然吼道：

『少爺在晒台上罷！太太！』

我和妻想也沒一想，就奔到晒台上去，可不是麼？孩子正立在牆邊的一只矮凳上。

『媽！看！』瑩車過臉來向我們說，跟着，又把尖尖的下巴靠在牆沿，掣糖果往外面撒，叫着：

『啊！接着啊！』

『啊呀！當心吶！』

我們跑去扶着他，順着小手望去：五六個襁褓的小孩子，弓着腰，拐着肩頭，在一座垃圾堆上，小牛似地互相擠撞。這在原先，我們並不知道，因為還沒到離的那面去呢。

『怪不得我時常聞着怪氣味！』

妻驚慌地說，彷彿真有一股粗大的臭氣，從那

些孩子們歡躍着的垃圾堆上發出來，並且像針似地刺入她底鼻管了，拖着瑩兒就要走。

『不！不！我看！……我不走呢！嗯……』

『還離得高呢！——別人喃？』

『我聞着都頭昏吶！……啊，媽給好東西！』

在妻哄騙了好久，並且答應買一架火車玩具之後，孩子才哭喪着臉，由妻抱着下去了。

我却徬徨着，被一種想抱怨人，想發點脾氣的心情所占據。但是，抱怨誰呢？妻嗎？瑩兒嗎？那些垃圾堆上的小英雄嗎？我自己嗎？我通通不明確！

我又貼近牆去。這時，一個戴着變了形的黑氈帽，帽簷下露着短煙袋的漢子，拖着一輛方形車來了。接着，許多黑水晶的似眼睛，拋向那車箱去，小小的身體鑽動了。

『小鬼們！又亂撞罷！……讓！』

拖車的人笑罵着。等到拖互土堆，便把車箱上畫着白色字樣的一面取去，兩隻手一推，於是，滿

戴的黑褐色的穢物坍掉在被無數求生的小手掘鬆了的地上，堆起來。

一場衝撞開始了。

頭亂鑽着。拏膀子互相掀開別人的屁股和腦袋。一個帶便帽的小姑娘，被那大塊頭的孩子撞翻了，於是，躺在地上哭罵，一會，從口裏取出一塊東西瞧瞧，又放進嘴去。接着，掙起身子，又擠進混亂着的營陣去了。另一個又被推翻了——不哭！那一擲帽舌子，擠上去……撞，抓……。

那已經坐在『車把』上休息的老頭兒，隨時把煙袋從嘴裏取出，笑着說：

『不要搶！都有分！好好的吶！』

我興奮得想要笑出聲來，然而一個模糊的意念使我一怔，火熱的情緒低落了。我慢騰騰地離開晒台，想着那些孩子，想着瑩兒。想着我在田塍上抓土吃的幼年，想着我是被一種特殊的機會和教育帶到另一種生活裏來了，心裏就難過……

妻的聲音從沉思裏把我喚醒了。她還在同娘姨

叮嘴，說，爲甚麼不帶耳朵，偏要忘了關陽台的門。

從這一次起，我對妻付與孩子的關心，發生反感了，她一提起瑩兒的肥了或瘦了，我總是生氣地回答：『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了！』也不看她底臉色。

好在妻也少同我談起孩子的事了，只是不時說些挑釁的話，如像：『孩子今天，』剛說完半句，又突然改換口氣嚷道：『好！別人不高興聽！』由她對於我底苦笑和不理會的解釋的習慣，她是相信我底位置又發生問題了。

其實，出毛病的，倒是我底腦筋啊。

那些求生的小手，是把我底心情攪亂了。但對這，我無怨意，因爲，牠給我機會看清楚了自己底腐濫。

當我看見自己的孩子，別人的孩子，不管黃的或白的，那穿着海軍服，獵裝，有漂亮的小皮鞋的一切小廢物，我總想播着那蘋果似的小臉問：

【你們才是娘養的麼？】

我又想，要是把這些戴着那紅邊的運動帽的寶貝，扔向那垃圾堆去，恐怕會像被棄的小耗兒似的死去罷！

唉！瑩兒倒做了第一個試驗品啊！這是偶爾卡了我底識語，也是支配着每個生物的法則底必然呢？我們這些單吃不做的灰色生物，已經失掉生存的自然能力了，連幼小者也受了我們空虛生活的累！

要是我也像自己的父輩樣，在烈日下，在風雨下，推着犁頭，揮着汗，用自己底手取得自己底生存，那，瑩兒會正筋蓬蓬地騎在大黃牛的背上，大聲武氣地吼着山歌罷？唉！我咀咒這空虛的生活，咀咒那我僥倖得着的特別的機曾和教育……

一天，我正從學校裏回來。跨進門，一片吵鬧聲把我驚住了，一問，又是孩子！

孩子不見了。妻罵娘姨不當心。娘姨拍着圍裙回嘴道：

『你只叫關晒台門呀！』

『屋子裏不見麼？到外面去找好了呀！』我攤開手望着妻說。

於是，我把皮包遞給妻，匆匆地退出來。蜂子別處嗡嗡地，風帶着鋸木聲在田野上飄蕩，一條黃狗消逝在綠色中去了。

我又往屋後轉去：瑩兒坐在地上哭呢！

『怎樣？……啊，爹抱！』

垃圾場上這時只有很少的人了。一個較大的還懶懶地工作着。其餘兩個，出奇地望着我。我笑着望了望那些像飽有生命的經歷的臉，對瑩說：

『你看！啊！羞呀！』

『他自己摔倒了，這裏！』那腰肢上縛着麻帶的小女孩說。

『關你鳥事！濃疤！』掘着土的孩子罵。

『呀！他怪我們呀！』

原來是錯聽了我的話了，他們自家罵起來。

『那……』

唉！我剛要開口解釋，一股死屍似的穢氣撲來，太陽穴發脹着，我快昏暈過去了，於是，本能地抱了孩子就走。

在籬邊碰着妻。她驚叫道：

『噢！怎樣了！』

『在垃圾堆邊摔倒了呢。』

『甚麼？被那些小鬼，摔倒了麼？叫沒出去呀！』

『那裏，那裏……』

『來，我看！這些小鬼啊！』

『那裏！……他自己！你問吶！』

『總是自己的人不是啊！臉色多壞呀！』

妻同我一直爭吵到屋子裏，我底分辯和解釋好像耳邊風，我終於氣憤地說：

『也還沒死呀！未必給償命麼！』

『都是甚麼東西！呸！咒死了你多好啊！…』

事情像做作似的，就在當天夜裏，孩子發燒得灼人，病在床！，並且，唉！並且兩禮拜後，嘴角

牽線地流着淡淡的血水，死了！

娘姨擊手指揉着瑩兒半睜的眼睛。我被突來的悲痛打擊得說不出話來。妻呢，却更的鬧得利害了。

『咒死了你多好啊！……我要叫你把他吃了！……』

『唉，太太！死都死了，總該啊！』

『放屁！給我滾！你們打夥兒……』

娘姨氣得直跳起來，拍着圍裙，往復地嚷道：

『我敢麼！』『你看我咒過少爺麼！』

這簡直吵得人太不堪了！我憤憤地說道：

『怎麼不該呢！娘姨說的不錯啊！看那些你咒的小鬼罷！他們襤褸，他們沒人叫「寶寶」「寶寶」！他們在發臭的空氣裏呼吸，他們在垃圾場上同饑餓奮鬥，可是，他們却筋蓬蓬地生存着！他們還要一直奮鬥到像他們的父輩樣，用自己底層腦筋頭活下去！而且，……唉！不要哭！不要鬧



